

金石铁笔仁者寿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海上谈艺录

高式熊

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 
潘真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海上谈艺录丛书

# 金石铁笔仁者寿

潘真著

易式熊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石铁笔仁者寿·高式熊/潘真著. —上海:  
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5.8  
(海上谈艺录)  
ISBN 978-7-5535-0411-7

I. ①金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高式熊—传记  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2951 号

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 
统 筹 倪里勋 王 刚

出 版 人 王 刚  
责任编辑 黄慧鸣  
特约编辑 刘绪源 司徒伟智 王 晨  
封面设计 姜 明  
技术编辑 刘 学

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 
主 编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文学艺术院  
书 名 金石铁笔仁者寿·高式熊  
著 者 潘 真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 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 
网 址 [www.cshwh.com](http://www.cshwh.com)  
邮政编码 200020  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  
印 张 9.75 彩插: 2  
字 数 185 千  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 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5535-0411-7/K.046  
定 价 35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 
电 话 021-64366274

## “海上谈艺录”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徐 麟

副主任 陈 东 施大畏 宋 妍

委 员 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汝刚 王依群 许舒亚 何承伟 宋 妍

辛丽丽 沈文忠 迟志刚 张建亚 张晓敏

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

徐 麟 程海宝 谭晶华 滕俊杰 穆端正

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

统 筹 倪里勋 王 刚

# 目 录

## 艺术访谈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艺术,切忌急功近利 ..... | 003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艺术传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童子功 .....       | 015 |
| 第二章 师从大家 .....      | 025 |
| 第三章 在西泠印社 .....     | 037 |
| 第四章 成为社会人 .....     | 052 |
| 第五章 专家大玩家 .....     | 066 |
| 第六章 遭遇“文化大革命” ..... | 083 |
| 第七章 60岁开始的精彩 .....  | 095 |
| 第八章 印坛佳话 .....      | 110 |
| 第九章 人书俱老 .....      | 125 |

## 附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从艺大事记 ..... | 137 |
| 后 记 .....   | 148 |

# 艺术访谈



我的观点是，基本的东西好了，艺术是顺其自然的。

你看王羲之下来直到唐朝，没有人像王羲之，但没有人不是从王羲之那里来的。唐宋元明清，每一代都有特色，也都有规范。祖宗先找到，讲规范，创新是有根据的创新。

秦汉印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精华，是学习篆刻艺术的必由之路。中国的流派印章，诸如浙派、徽派等，究其根源，均出自秦汉印，尽管用刀方法不同，印文效果亦异，但终难脱离秦汉印这个根基。邓完白用书法入印，独创一格，以后各印家都采用陶文、金文以及封泥等入印，都是以刀代笔，把古人传统的艺术熔铸于方寸之间，把秦汉印的精魂发扬光大。

学习传统艺术，就是先要把前人的东西理解了、消化了，才能够自己有所进步。

——高式熊



# 艺术，切忌急功近利

时间：2011年11月至2014年1月

地点：棠柏艺苑、四明村等

受访人：高式熊

采访人：潘真

## 家学渊源，博采众长

潘真（以下简称“潘”）：十几年前，我在您四明村的家里采访过您。后来，四明村挂了“文化名人村”的牌子，这里居住过的名人章太炎、高振霄、吴待秋、王福庵、周建人、朱积诚、徐志摩、来楚生、陆小曼、泰戈尔、胡蝶、吴青霞、严俊和您的大名出现在弄堂的墙上。高振霄是您的父亲，高家祖上又是北宋名将高琼（武烈王）……

我之所以津津乐道四明村的名人和高家祖上，是因为觉得您作为当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，无愧于先人，也配得上四明村。您能否说说高太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？

高式熊（以下简称“高”）：家父一生忠于朝廷，可从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。所以，他虽为翰林太史，却两袖清风，清贫如洗。辛亥革命，清朝覆灭，当时一些投靠洋人的卖国贼千方百计引诱、拉拢、封官许愿，要家父为他们效力。但家父没有为那些高官厚禄所动摇，毅然带着家眷离京，先后流连于汉口、上海等地，以卖字、教学维持生计。敌伪时期，生活最困难，但都熬下来了，家父决不为谋利加入什么组织，以保晚节。这是我最佩服的。

父亲经常教育我们：“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，卑躬屈膝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。”他还常说：“做事首先要想想，什么事应该做，什么事不应该做，不利于国民的事绝对不能做。”这些话，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刻下了烙印。所以，我跟父亲27年，学到了做人的品格——“不向邪恶势力屈服，不做不利于国家人民的事”，成了我的人生哲学。

潘：艺术讲究童子功。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，写您是“怀揣文房四宝来到

人世”，10岁就临《说文解字》，练起童子功。

高：我9岁开始写字，一直跟在父亲身边，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，每天临一张楷书、一张篆书。10岁开始临《说文解字》。

《说文解字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、考究字源的字书，收字9353个，其中有些字即使中文系研究生也不识了。但我小时候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不惜下笨功夫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钻研。古人不是说“古大家之书，必通篆籀，然后结构淳古，使转劲逸”吗？少年学篆书，为我日后写字、刻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之后，我又临了20年的唐楷，如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《皇甫君碑》，褚遂良的《孟法师碑》，柳公权的《玄秘塔》等名碑。我的小楷，继承的是赵孟頫的风格。篆书，父亲让我临写《石鼓文》《峰山碑》，了解古文字的“体象卓然，殊今异古”，掌握了秦篆浑厚的线条。

潘：听说，您父亲作品上的印章大多是您盖的？刻印，又是怎么开始的呢？

高：小时候，看父亲写完字，我负责敲图章。对印章、刻印的兴趣，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吧。

15岁那年，我翻到家里藏书中的《金石索》，其中有两本玺印，那虽是摹刻本的影印本，但印文不失平正。我看了，一下子很喜欢，就找了一块石头拿来临摹，刻了第一方印，从此动手刻印的兴趣大增。不过，一开始是偷偷刻的，因为我父亲管教很严，不允许我做与正经读书无关的事情。

潘：您的两位篆刻老师都很厉害啊！

高：是的，都是当时的大名家。有一次，我得到一本《赵叔孺印谱》，里面有300方铃稿。我深为这位篆刻家精湛的艺术所折服，每天灯下勾摹，直至深夜。21岁，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，我见到了父亲的朋友赵叔孺先生，迫不及待地问他究竟什么是刀法，没想到他回答：“只要能刻成字就是刀法，关键在于自己的掌握。”我仔细琢磨这话，感到学篆刻就是要多实践、多体会，不要为书本上的名词缚住手脚，重在自己的把握能力上。从此，我更坚定了学习的信心。

龚心钊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，就是我的太老师了。太老师是大收藏家，得知我在自学刻印，就把家中收藏的印谱《瞻麓斋古印徵》《敏求室印屑》《陶斋藏印》让我父亲带回家，给我学习用。

赵叔孺先生又为我介绍张鲁庵先生。鲁庵先生家里藏了400多种印谱、2000多方印章，我可以分批借来看，看完再拿去换。这样，两年左右，我看了几百种印谱，勾临了大量印件。当年没有照相机，我就用纸头勾下来，这比拍照麻烦多了，

但勾临时每一笔每一画都经过自己的手啊，印象很深，对刻印的提高非常有帮助。我成了张家的常客，鲁庵先生甚至在自己的书房里为我安放了一张写字台，又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，让我自由进出。我把自己的习作拿给鲁庵先生看，他从来不敷衍我，更不会颠倒黑白，每次都直接指出我的毛病；有时他也把自己的作品给我看，要我挑他的毛病，我若不敢说，他会不高兴。

当时还有一位篆刻大家叫王福庵，是与赵叔孺齐名的。赵、王二位，是当代篆刻家中路子最正的。我虽然没有正式拜王福庵为师，但经常拿着刻好的图章跑到他家里请教，他对我比对自己子女还亲。

现在大家问我为啥学艺没走过弯路，我说是碰到了好老师。在赵叔孺、王福庵两位大师的悉心指点下，我从临摹秦汉、浙派到邓石如、赵之谦、吴让之、黄牧甫、吴昌硕、赵叔孺、王福庵和陈巨来等名家，博采众长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
## 学习传统艺术，没有捷径

潘：此时再回过头去看《说文解字》，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

高：在篆刻实践中，我逐步体会到，临《说文解字》，不单要写得像，而且要注意音义，了解文字形成的来龙去脉。篆刻主要是篆，必须在学习《说文解字》的同时，把重点放在解决字形上，比如临写石鼓、金文、汉篆以及瓦当陶器铭文等。临摹古印不能单求形似，还要研究每一个字在一方印中所处的地位，研究点画之间关系的配合。汉印看似平正，但平正之中寓奇特。古玺篆法变化多端，不可能用什么简单的公式来套篆刻艺术的特点。

潘：有人说，刻秦汉印是墨守成规，没出息。您怎么看？

高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

篆刻艺术历史十分悠久，人们常说“印宗秦汉”，秦汉是篆刻的鼎盛时期，秦汉印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精华，是学习篆刻艺术的必由之路，要想逾越秦汉印而创所谓的个人风格、时代面貌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中国的流派印章，诸如浙派、徽派等，究其根源，均出自秦汉印，尽管用刀方法不同，印文效果亦异，但终难脱离秦汉印这个根基。邓完白用书法入印，独创一格。以后各印家都采用陶文、金文以及封泥等入印，都是以刀代笔，把古人传统的艺术熔铸于方寸之间，把秦汉印的精髓发扬光大。

学习传统艺术，就是先要把前人的东西理解了、消化了，才能够自己有所进步。

潘：您讲到了书法与篆刻有内在联系，那么绘画与书法、篆刻的关系呢？

高：古人曰：“小心落墨，大胆奏刀。”这确是金科玉律。王福庵说：“知书善书乃治印之本，若徒见刀石而无笔墨，格终不高。”意思是，书法造诣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篆刻水平的高低。

我一直讲，篆刻是篆与刻的结合，只懂刀法而没有书法基础，是刻不好印的；而只会写字不懂刀法也是刻不好印的。印由书出，书由印入。所以，一个篆刻家必须能写会刻，使自己成为书法、篆刻都过硬的双栖艺术家。你看历来创流派的篆刻大家，也必定是书法大家。皖派始祖邓完白的书法，取历代金石碑版，有“国朝第一”之誉，康有为赞为“尽收古今之长，而结胎成形，于汉篆为多，遂能上掩千古，下开百祀”。浙派始祖丁敬身，以书法自然笔意镌刻入印，作篆以方折融圆润，别开生面。

篆刻与书法的这种相辅相成，类似中国画与书法的关系。中国画是用毛笔画的，绘画运笔的道理跟用毛笔写字差不多。中国书法，也可以说是黑白线条的中国画。吴昌硕的画好，好在哪里？就好在运笔，他的石鼓文运笔技巧好嘛。

篆刻要吃透线条，还要懂得章法。章法即印面的布局，通俗讲就是印面上文字的排列组合，好比绘画的构图，朱白、大小、虚实、详略等等，道理都是相通的。所以，但凡书、画、印同时擅长者，必定是大家。这样的大家，近现代海上印坛数数也有好几位，像吴昌硕、钱瘦铁、邓散木、来楚生、钱君匋……

潘：对陈巨来的篆刻，您如何评价？

高：灵气，陈巨来灵气十足，至今没有人刻得过他！好比一个人，胖要胖得有线条，瘦不好瘦得像排骨，陈巨来的章就是婀娜多姿。哪像现在，刻细朱文只晓得刻得细、细、细，单单细有啥用？细又不等于好！

当然，各人要求不同。光技巧熟，机械化的技巧，不是艺术，是刻字工厂的产品。

潘：我读到韩天衡先生一篇文章，说您“胸中存旧谱五百部，手下运古印一万钮”，足见用功程度。您27岁就加入了西泠印社，是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，可听说60多年来您从不间断练字，现在仍然天天写？

高：书法是一门艺术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。要说秘诀，学书法最困难也可说最简单的事，便是一丝不苟。

传说唐代有人向张旭讨教草书秘诀，张旭说，无非在“用心”二字。表现在形式上，一是技法，二是结构。

传说王献之练字时，他父亲王羲之偷偷站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突然去抽他手中的笔，结果你猜？对了，抽不下来。这说的是握管方法吗？实际上是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。

当年我在西泠印社接待晚年的沈尹默先生，那时他的眼睛已经坏到看不清东西了，但只要铺开宣纸，他仍然会目无全牛，挥洒自如。可见对于书法，沈尹老已烂熟于心，出神入化了。

现在不少学写字的人都说自己喜欢书法，但仅仅喜欢有什么用？初学者起码要临帖5至10年，不下苦功是不行的，所以一定要持之以恒。这个道理容易懂，但就是有许多人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，静不下心来。另外，学书法还必须专心致志，不要“手写心不写”。不用脑子，心不在焉，又怎能学得好呢？

### 吃透传统后，融入自己想法

潘：自我评价一下，您哪一种字体写得最好？很多人说您写篆书最好。对自己的篆刻又怎么看呢？

高：书法是中国传统根底深厚的一门艺术。我从小滚在里面，寻根问祖，各种字体都写。我的行书、楷书，功底最深。

大家说我的篆书最好，实在是少见多怪，因为很少有人写篆书了，没有人认识篆书了嘛，看不懂，就觉得高深，就都说好。

我在书画社工作时常常受到讽刺，说我是顽固不化、守旧。有些人要破除一切古人的风格。可是，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有标准的，做任何事都要先弄清标准。我在工厂做了22年，与实际生活接触多，工厂不玩虚的，都讲硬标准。厂里要是220V变成180V，就是电力不足，所有机器都不转了，不会动了，就要停工；写字呢，220V变成180V，明明是下的功夫不到家，没有练成，字写不像样，有人却硬要说是创新！

书法靠字，靠笔法。用笔，才有结构。现在有的人，用笔、结构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创新？不可能的！许多人追求创新，其实是在盲目变形。创新是做加法的意思，而不是做减法！把古代的东西吃透了，加上自己的东西，好好发扬，才叫创新。

吴昌硕写的石鼓文，我们搞书法的人都写过，结果如何呢？写出气势和精神的，却只有吴昌硕。他有脱离，但没脱离规范，创出了新的面貌。这是对现代人创新最好的教育。并不是唱反调就创新了，方的硬要变成圆的，那不叫创新！现在艺术圈中这种盲目的现象太普遍了，但经得住时间考验、真正创新后能立得住脚的人

有多少？太少了！

我的篆刻，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加上我自己的东西。这门艺术，是理解、吃透了传统之后，再融入自己的想法，自然而然地变化的。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变化、创新。

我这一辈子，有人骂我只会捧老古董，没出息；也有人认为我的路子正，创出了自己的风格。喜欢我的字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欠了很多字，都来不及写了。要经得起骂和捧，有的人被捧杀，有的人被捧杀，都不足取。究竟走什么路，要自己选择。

我的观点是，基本的东西好了，艺术是顺其自然的。你看王羲之下来直到唐朝，没有人像王羲之，但没有人不是从王羲之那里来的。唐宋元明清，每一代都有特色，也都有规范。祖宗先找到，讲规范，创新是有根据的创新。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，彻底推翻前人，基础都不要了。

有评论说我退休以后，艺术上还有进步。我自己也肯定自己。退休了，写字、刻印的时间更多了嘛，有工夫研究艺术了嘛。

只是越来越缺少可以谈谈艺术的师友，更没有老一辈的指教了。

## 上海宜“炒小锅菜”培养书法家

潘：您自己成了老一辈了（笑）。可是，您讲的静下心来、专心致志，与急功近利的世风格格不入……

高：少数人急功近利，没关系；一旦急功近利成了社会风气，就搞不好了。有年轻人问我，如何自成流派？哼哼，问得不可思议！我只好回答说，你学也不要学，自己去做，就是一个流派了。

艺术没有基础，弄不出名堂。好比今朝我高式熊心血来潮要开一场独唱音乐会，只要有钞票马上就可以租场子开起来，送票子请许多人来捧场。但是唱出来的水平，好跟帕瓦罗蒂比哦？所以，基础最重要。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还写不好，就是因为没有打好基础，瞎赶潮流，路走歪掉了，非常可惜！

特别是书法，写尽管都在写，但不懂的人多。中青年不晓得楷书，规范都不要了，全部打翻了。那些评奖，我看不懂，只能讲一句“百花齐放”了。现在混混太多，看见书法作品卖得好了，都去写字，交钱上两个月的提高班，眼睛一眨就成了书法家，甚至攒钞票进书法家协会当个会员过过瘾。从前没有比赛、没有评奖，现在这个评奖那个比赛多是多得来，当评委或许可以发财，可是整体的创作水平上去了吗？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，真正站得住脚的有几个？功夫没练好，还是骗不到钞

票嘛！

要是让我当评委，一件一件作品过关，不好的统统不要，好的才会出来。乌合之群有啥意思？沽名钓誉罢了！

最近，文联的领导为上海书法专门来听我谈意见，我不敢恭维啊！现在有些书法展览，开幕式弄过，吃顿饭算数。我说，上海能不能大浪淘沙，“炒小锅菜”，好好培养几个人，不要一哄而上啊？

上海是中国书法的重镇，我们静安区是书法大区，静安文史馆倒是蛮重视楷书的，办上海楷书大赛、上海名家楷书邀请展、全国名家楷书邀请展，希望可以冒出几个新人来。

## 大师背后有几十年深厚的功底

潘：毕加索作品在上海展出，大家都跑去看，有很多艺术家、艺术爱好者从各地赶来看，但大多数人看不懂，有些艺术评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……

高：现在大家都在问，毕加索依看得懂哦？我在日本也问过画家，毕加索好在哪里？他说得很坦率：我谈不出，你也听不懂吧？大家都说毕加索好，又不懂得怎么欣赏画中的优点，人云亦云，轧闹猛罢了。毕加索画的三只眼睛、眼睛在脑后，是啥意思？伦勃朗、列宾的油画，逼真程度超出了照相技术，又为啥好？啥人来讲讲看？

外国人看中国画，也看不懂。谢稚柳当场作画，半个钟头画一幅，外国人一看这么快啊、这么容易啊，就认为不是艺术。那么，会写《金刚经》的就一定是书法家？写《七夕》的就一定不是？画得快的不值钱？标价太便宜的不能买？张大千泼墨，画画一歇歇工夫，外人不晓得大师背后有几十年深厚的功底！

这么丰富、深奥的事，跟不懂的人没办法讲。

有人反对让外国人看着中国画的画家当场创作，这是错误的。中国画不讲画得快慢，而要看画里面有没有东西。为啥中国的书法、篆刻都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而中国画没有人？这是中国人借外国人的口在讲话。

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不懂中国画，看得懂中国画的外国人特别重视中国画。程十发生前在美国看画，发现最好的中国画全在美国！

## 钦佩日本人对中国传统的重视

潘：1980年代、1990年代及2011年，您多次应邀访问东邻日本，交流书法、

篆刻艺术，举办个展，所到之处深受欢迎。怎么对于中国传统的书法、篆刻，日本人反而倾注了更多的热情？

高：日本人对中国传统的书法、篆刻艺术，比我们自己重视得多，爱好者多得不得了。我在大阪、东京，与日本上层接触，发现他们自己走入了中日关系的误区；但日本民众并不关心那些，倒是对于中国好的东西，比方书法、篆刻艺术，特别热衷。我在日本开展览会，展馆门外几十辆汽车排队，买艺术品的钞票“马克马克”的。

日本首都东京和商贸重镇大阪分属关东和关西，日本的篆刻就分成关东派、关西派，分别以小林斗庵和梅舒适（均为西泠印社名誉社员）为首，两派人员之多、竞争之激烈，不身临其境想象不到。（当然，他们有些装饰性的东西，已经不是篆刻了。）

日本的杂志社访问我，问我的访日观感。我表示，对日本书法、篆刻这么普及，爱好者、创作者这么多，非常钦佩。日本人讲究师承关系，对老师的尊敬程度是我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到的。不过，师承关系强调过分了，就容易产生门户之见，眼孔容易小，不能够博取众长，当然就不能够长进。这是需要警惕的。

前些年，我收过三两个日本学生。他们从我的作品进入，寻根。这几个学生回日本后，都当了书法、篆刻老师。日本社会这方面的师资需求蛮大的。

## 不择手段假冒的东西太多了

潘：兴起并不久的中国艺术品市场，相当混乱。对于坊间出现的假冒高式熊作品，您怎么看？有办法治么？

高：不择手段假冒的东西太多了！刚刚就有拍卖行朋友介绍过来一个买家，买了1万多元“高式熊”的东西，我一看是假的。有一次，我去福州路书画店写紫砂壶，一进门就看见两幅落款“高式熊”的对联，也是假的。有个裱画店，一房间的假货。许多拍卖行都有冒我的假货。最近，毛泽东旧居的朋友来要我帮一个画商鉴定我的几幅字，难得是真的，更加难得还是真的中的好的。第二天我就当着买主、画商的面讲清楚，买主才放心了。

是这社会乱了，讲虚话，瞎捧人，无聊的吹捧太多了！为啥一定要靠人吹捧抬高自己的身价呢？好好做出点实际的东西来，让人肯定嘛！何必去冒人家的呢，有本事你自己出来嘛！

对假冒的东西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！我现在要紧事体多，日夜奔走，时间不够用，有空去和假冒者搞？搞来搞去为几张钞票，有啥用？让伊去！

潘：您这个“90后”，90岁上下还大丰收啊——2009年得了中国文联“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年”荣誉称号，2011年还得了“西泠印社功勋章”。

高：哈哈，我是“废物利用”。上海有几百万退休老人啊，我有能力做就做一点，比在家困觉总要好一点，不然要浪费粮食了。哈哈哈哈哈……



潘真为写本书采访高式熊（高定珠 摄）